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编入红二十八军之前的一路游击师

第一、二、三路游击师自1932年底至1933年初组建后，在中共皖西北道委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极活动于内线和外线，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筹集粮款物资。

当时，一路游击师主要在胭脂、麦园(墨园)、斑竹园、丁家埠、关庙、沙河、果子园、吴家店等地活动。在赤南区三区四乡苏维埃游击队编入之前，一路游击师与红八十二师分时分合，对外时，多次取得卓越的战绩。

1933年1月中旬，一路游击师在林承祥、田继露的率领下，打击佛堂坳柯寿恒民团。柯寿恒，绰号柯老三，是个杀人屠夫。他一贯为非作歹，穷人恨之入骨。一路游击师这次袭击，毙团匪100多人，俘40多人。

接着，侦察员报告：敌四十七师派一个连的兵力押着200多名民夫，从吴家店出发到罗田廖家堡接运过年物资和军饷。林承祥对情报作了仔细分析，果断决定在松子关前的蜜蜂洞伏击敌四十七师的运输队。他挑选30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黄昏时从斑竹园王家畈出发，绕行30多公里，半夜时分到松子关前的蜜蜂洞，分路把守，设下埋伏，并拆除了过河的木桥。午夜过后，灯笼火把排一里多路长的敌运输队进入了伏击圈。在敌运输队到达河边、搭桥过河人员集中时，林承祥率枪队攻击，并对民夫高喊：“我们是截饷的红军，你们快跑！”民夫丢下担子迅速四散，林承祥率部冲向敌群，很快解决了战斗。这次伏击，缴获了敌人大批的猪肉、罐头、香烟、干鱼、面粉等年货，还有一批铜板。这些年货和铜板，游击师除留部分自用外，还分送给赤南县委和区乡苏维埃，对解决年关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6月2日，正当南溪居民抓紧组织夏季麦收，敌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以两个旅的兵力向南溪进犯。红八十二师和一路游击师先于夹河附近阻击敌人北犯，而后又集中力量在南溪一带抢占山头及险要阵地，奋勇阻击。激战5个小时，红军连续打退敌人由正面、侧面的数次进攻，杀伤敌人一部，大批麦收群众安全转移。6月4日，红军和地方武装由南溪主动撤离，转至春树坳、燕子岩一带活动，迫敌移驻黄泥庄、李家集、桥口、斑竹园一带。

此后，一路游击师先后在豹子岩、挥旗山、南庄畈、五桂潭、水口寺等地，打击进犯之一、二、三路游击师一部，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各一部，给以重创。

6月23日，红八十二师和一路游击师从隘门关(今麻城与金寨沙河乡祝殿交界处)突然袭击独杨树街，缴获敌人大批粮食等物资。

8月17日，敌第十二师三十五旅七十二团两个营押运有一个师给养的70多对毛排，由史河逆水而上，运往金家寨。红八十二师和一、二、三路游击师一部，在千余名群众的配合下，经过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场激战，取得了“打毛排”伏击战的胜利。这次战斗，共毙、伤敌400多人，俘虏100多人，缴获大米、面粉等粮食100多万斤及大批军服、猪肉、油盐、罐头、香烟等物资。战后，光搬运物资就用了近半个月时间。

接着，红军和游击队又在石八地、佛堂坳、穿石窿等地打击敌人，截敌运输，缴获大批衣服等物资。这些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解决了根据地的部分军需用品之困难，红军指战员士气更加旺盛。

1933年深秋，赤南地区的局势十分紧张，一路游击师几乎天天与敌人战斗，甚至一天打几仗。

1934年春，雷伟和所在的三区四乡苏维埃游击队及竹根河游击队编入一路游击师后，反“清剿”、反“围剿”的斗争形势更为严峻。

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后，蒋介石于1935年1月8日命令其在鄂豫皖边区各部队，务于三个月内将大别山红军主力肃清，并将“围剿”重点放在皖西。这一命令，被称为“三个月清剿”。由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率19个团兵力，会同驻霍山的敌第十一路军刘茂恩等部向赤城、赤南苏区合围，追堵兼施，重点进攻道家和赤城县委所在地熊家河，妄图消灭一、二路游击师和刚刚诞生的红二十八团。

熊家河，地处大别山北麓豫皖交界处的一条大山沟里。这里属于安徽省立煌县(原来是商城县南部山区)，按鄂豫皖苏维埃的行政区划是皖西北赤城县二区。以熊家河为中心的赤城县革命根据地，南北约35公里，东西约20公里。从1929年商南立夏节起义创建苏区以来，这里就一直一直是鄂豫皖根据地皖西北老苏区的中心地带。

1932年冬，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皖西北道委、赤城、赤南县委及道、县、区苏维埃，还有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也经常以熊家河为根据地。在附近的大山沟里搭起大棚子，就成了当时的医院、修械所。部队经常出没于这一带的深山老林，打击来犯的敌人，掩护后方机关、医院和群众。1934年8月，高敬亭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也是在这里安营扎寨。他先后驻扎在熊家河的吴家祠堂和陈家寨，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在这次梁冠英大规模向我赤城、赤南苏区“围剿”前，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令

一路游击师南下罗田，二路游击师东渡史河，到外线牵制敌人；他自己率主力二一八团和高北大队在内线作战，坚守熊家河。

其实，一、二路游击师当时只剩下300多人，人少，又缺少弹药，根本无力牵制敌人。红二一八团和高北大队在熊家河与敌激战数日，才冲出重围，到达与湖北接壤的胭脂、墨园，并与一路游击师会合。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在安徽太湖县凉亭坳(今属岳西县河图镇凉亭村)主持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前段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凉亭坳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辖八十二师(二四四团、直属特务营)和手枪团。

这次重建，是红二十八军第三次建立。1933年1月和10月，红二十八军两次组建后，两次编入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中共鄂豫皖省委留下一封信，指示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

红二十八军第三次建立时，鄂豫皖苏区未设省委，红二十八军不设军长。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由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全盘工作。

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下辖3个战斗营。雷伟和所在的一路游击师，编为二四四团第二营。

1935年4月，高敬亭率部回到熊家河，重建一路游击师，坚持皖西地区游击战争。雷伟和重回一路游击师。

1935年6月，赤城、赤南地区的一路、二路游击师转战到皖西后，与皖西游击队配合作战，使皖西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大别山、鄂西、鄂南的纵横百里的区域内，地方党组织和便衣队可以半公开地活动，红军指战员甚至可以穿军装单独行动。

1935年7月上旬，一路游击师再次编入红二十八军。雷伟和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当战士。

一路游击师再次编入红二十八军后，成为红军主力的组成部分，从此走向更大规模的斗争。

(张正耀 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七

驻村笔记

王庆琴

我所驻村的党支部书记——黑黑的田书记，如果你不认识他本人，哪天你来村里，只要在人群中看那么一眼，保证你百分之百认得准，那位可咸可甜可黑可甜的书记田孝明。

两年前的夏天，我被单位派往霍邱县城关镇五里墩村驻村开展帮扶工作。初来乍到，环境不熟悉，人员不熟悉，工作内容不熟悉，每天小心翼翼的，暗中观察着村委会的每一个人。田书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等个，不胖不瘦，国字形的脸戴着一副眼镜，最具有标志性的是他那黝黑发亮的皮肤，一副土生土长知识分子的模样的。别看他书记脸黑，心里亮堂着呢。什么事只要到了书记那里准会处理得妥妥的，在群众中的威望挺高的。咱老百姓打趣地说：“俺们田书记脸黑心不黑。”

田书记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引领人”，全村下设居民组14个，共3000多人。五里墩村每家每户什么情况，家庭收入、身体状况等，他都一清二楚。即使村里有个别“刺头”，只要经他一沟通，就会怒气全消。记得有天大清早，我刚到村部，就看到办公室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吵吵闹闹，人群混杂，心里一惊，莫不是村里出啥事了？瞅着缝隙，我快步走到座位上，回头一看，书记被一群妇女“围攻”了，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人影。心想这下坏了，这群“难缠妇”啥时候能离开呀？只听书记三言两语镇住了那些吵杂声，办公室顿时安静下来。接下来，书记苦口婆心地好一阵沟通，人渐渐散去。

记得去年春天，村里开展历经两三个月时间的整体迁坟工作。田书记起早贪黑，一直在现场忙活着，因为这项工作涉及到上百户人家，既要安全搬迁，又要安抚思想，他多次开会提前沟通，取得老百姓的认可才能行动。事无巨细，千头万绪，一想到这些工作头皮直竖，可是书记不急不燥，一家家，一户户，有条不紊地进行，遇到临时出现状况的，书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老百姓的气顺了，也就积极配合工作了。村里江姓大户，祖祖辈辈都聚在五里墩村村民，弟兄多，人员复杂，平时仗着家大业大，人丁兴旺，很强势。这次涉及三座祖坟要迁出，因对迁坟新址不满意，弟兄五个每天来村里今天一小吵，明天一大闹，和书记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骂骂咧咧。田书记每次都是安抚再安抚，给他们分析形势，讲解有关政策，还有一些善后工作的妥善处理，但是弟兄五个还是不能理解、不予支持，而且五兄弟之间还有意见分歧。于是，田书记一家一家地登门解释、沟通，反反复复耐心做工作，经过近一周的面对面沟通，最后弟兄五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疫情期间，村里有位特困户潘春生老人，年龄大了，又有眼疾，还有基础病，而且还是独居老人。“黑书记”对他一直都很有耐心、照顾，平时常常往他家里跑，看看米缸里有没有米了，自来水供应啥样，吃的用的都缺啥，隔三差五地把生活用品给他送去。疫情期间还特地叮嘱老人不要出门，给他说说外面的事和当前疫情情况，并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配置齐全，每天再忙都要抽空去看他。

整个疫情期间，他舍小家顾大家，整天就在户里、村里、镇里来回奔波，摸排全村疫情情况，做到不漏一户，有情况及时上报，及时处理。经常忙到深夜，甚至来不及吃上一口热饭。

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这驻村的经历，我还是不太了解基层，了解村里工作以及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像田书记这样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式的基层干部不在少数。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不叫苦不叫累，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很少抱怨，满满的正能量。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是最接地气的基层奉献者。

城事·茶舍

责任编辑：宋金婷
784542876@qq.com



梅香 摄

永不枯萎的金银花

李太芳

香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好不惬意。树梢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不用说，是被这股香气吸引来的。

这是哪儿的花呀？

我远眺墙边的花圃，静悄悄的绿叶，也没见花色。东边的天空，刚露出一抹紫色的霞光。难道紫霞能散发出这么好闻的香气？我踏进教室，用眼光一扫，发现一大把金银花放在讲台上，白得耀眼，像天上的云朵，像地上的雪团，不用说，又是哪个女生带来的。

每年的花季，总有人带来红荷、白菊、紫丁香，让人眼花缭乱，心旌荡漾。所不同的是没人瓜分，没被扯得满地狼藉，落英缤纷，而是整整齐齐放在那里，旁边还压着张字条。为了不影响大家读书，我转过脸来，朗声读着手里的书。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这个好习惯，

小朋友蹲在地下打宝、黄泥做枪、滚铁环、放纸飞机、纸制的简易风筝等自制玩具，每次玩得满头大汗，开心！没有烦恼，无忧无虑！母亲喊吃饭才舍得回家。

听到母亲的喊声，心想今天过节有好吃的，可不能怠慢啊！赶忙跑回家，坐在桌前，桌上已摆好了白干烧肉、公鸡烧板栗、肉圆子、醋白菜等菜肴，与平时比丰盛多了，一家人开心地吃着。

晚饭，有我喜欢吃的团圆饼(千层饼)：以面粉、大葱、肥肉为原料，母亲用擀面杖擀五个圆形大饼，锅里放点油，煎好的千层饼油晃晃的，浓浓的葱香味，千层百叠，层层如薄纸，吃起来口感松软酥嫩，现在每每想起，直流口水……

晚上，天上的月亮慢慢升起，像盏明灯，高高地悬挂在夜空中。我们满心欢喜地坐在桌前，急切地等待着母亲分月饼，母亲用直径约公分、一斤重的圆形月饼，分成五块，三块大点的分给我们兄妹。母亲说：你们要边吃月饼边赏月，想着自己美好的心愿。我小口慢悠悠，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月饼，心想：什么时候每天都能吃上这样丰盛的美食就好了。

团圆蛋、团圆饼，月饼是象征吉祥团圆的食品，品着团圆的滋味，感受到中秋佳节那浓浓的韵味，感受到对父母对家乡那浓浓的思念，祈祷着自己远方的父母身体健康，感受到父母对我们那浓浓的爱，更感受到父母对我们快乐成长那殷切的期盼……

这是我记忆以来第一次过得最快乐的中秋节，让我记忆犹新……

时光如梭，一生已过了多少个中秋节。虽然早已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快乐，但是现在过中秋节总感觉找不到儿时过节的快乐……

我此时恍然大悟：小时候快乐，是因为简单；大了不快乐，是因为复杂(责任大、欲望多)。人的一生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到简单的过程。简单，是人生的至境，无欲无求无失望！简单，是幸福，是安宁！

闷热了一天，傍晚时分，气温终于降了下去。晚饭后，我和妻子顺着门口的水泥路散步。凉风习习，吹在身上特别舒爽，这是盛夏时节大自然最好的馈赠。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入眼尽是绿色，那一望无际的绿啊，温柔、养眼，让人感受到生命力的旺盛，又是如此的治愈。面对着这满眼的绿，夏天仿佛已经悄然隐退，内心一片宁静。

稻田仿佛一块块绿色的巨毯平铺在田畴之上。一阵风吹过，层层稻浪由远而近，此起彼伏，在稻尖上形成粼粼的波纹，一块块稻田宛如一个个泛着绿色涟漪的池塘，美得让人心醉。

这如画的场景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多年前，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大部分青壮年都放弃土地外出打工，良田逐渐荒芜，一些留守的年迈老人倔强地在土地上耕作着，却阻挡不住乡村的没落。每到金秋季节，田野里野草疯长，有的还长满过头顶的灌木；梯田分不清上下，田埂掩映在荒草中无迹可寻。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人们面对荒芜的土地，无奈地回忆着她昔日的风光。

而今，那满眼绿色的水稻，那修整得平直的田埂，宣告着曾经充满希望的田野终于又复苏了！我想起了今年春天那个晚上和群里的乡亲们聊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周末晚上，我在老家院子里坐着刷手机。

“老家的亲友们，我想打听一下，听说政府要把我们老家的荒田都开出来，要求我们栽秧种庄稼。这是什么情况？”一个长期在外务工的人在生产队微信群里问话。

“我们家的田地荒了十来年，田里都长草了，政府也会帮我们平整出来吗？”立即就有人接上话茬。虽然他们长期在外打工，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关心家乡的情况，这个生产队群就是大家交流的平台。

“没灾没难的，粮食够吃，怎么忽然要求种庄稼？”又有人问。

“各位老乡，种粮食是响应国家号召，把饭碗端在咱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现在整田复垦就是为了解决我们

的粮食安全问题。”这个群里的老乡都出身乡野，很多人在外地务工，对国家政策不太了解。我平时比较关心时事，了解相关政策，该是我为乡亲们解惑的时候了。况且我在家乡学校工作二十多年，群里不少人或者他们的孩子都是我的学生，我说话他们相信。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帮我们开荒复垦，会不会向我们收钱？”有人问。

“这个请放心，都是政府投入。考虑到大家在外务工离不开岗位，就请人把我们的田地整得好好的。乡亲们，目前正是春夏农忙季节，政府正在为我们平整荒田，我们不能再让它荒废了，谁家的田地谁想办法种上庄稼。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腰里揣着钱，家里也是粮满仓。”我又是一番劝教。我做这样的思想工作得心应手，效果令人满意，大家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先后退去。

我和妻子边走边看，陶醉在乡村傍晚的美好之中。不知不觉风停了，月亮从东山升起，银辉洒满大地，稻田宁静而神秘，每一片稻叶上都顶着一颗露珠，整片的稻田在月光下泛着雾一般朦胧的银辉，如梦似幻，煞是迷人。那些躲在稻田里捉虫子的青蛙鼓起腮帮呱呱地唱个不停，声音有高亢悠扬的，有低沉短促的，汇合在一起，宛如一支不知疲倦的乡村乐队。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这喧嚣的蛙声里，我仿佛看到秋天的田野，那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在阳光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收割的机器轰鸣；到处传来人们欢快的笑声；我甚至看到饭碗里一粒粒雪白的饭粒闪着光泽，我们的嘴里满口香甜……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点响动起来。找到了症结，我心里有了底。人往高处走嘛，哪个人不想向上呢？扳倒的树枝，只要连着根，它也会垂直地往上长。动物更不用说了，连小小的蝴蝶蝶，都想在人面前，炫耀一番，表现一番。何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想进步是好事，可也要看你的综合素质。小树苗，给点阳光雨露就能长大。而狗尾草，给再多养分也不能成材。

实践证明，刘捷不是狗尾草，而是一棵很有潜力的小树苗，就等着人培育了。

班里一个学生，与外班同学发生纠纷，而那个学生恰巧是刘捷的邻居。我有意让他去调解，他竟然很快给解决了。我在班里表扬了他，让他找到了自信。还有一次校园大扫除，劳动委员有事请假，我让他去给各小组分配任务。他不光作了布置，还主动进行收尾检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然更要表扬。这以后，他在班里说话，行事文明多了，礼貌多了。考勤检查时，他询问原因，头头是道，还有礼有节。以前那张蛤蟆嘴，仿佛开出了鲜花，结出了甜果，让全班同学都刮目相看。第二学期，我让他当了副班长。老师提名，学生投票。多一朵鲜花，总比多一丛蒺藜好多了。一朵鲜花增春色，而一丛蒺藜只会扎伤人。

知恩图报，是优良传统，而刘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大把金银花就是他的心意。小小的孩子，能有一颗感恩的心，足可以看出他的好品质。这毫不起眼的小花，没有玫瑰的艳丽，也没有牡丹的华贵，但在我的心里，却是光明、纯洁的象征。它虽然微不足道，却永远盛开在我心里。

热爱

韦牧牛

热爱旅行，一人一车，一路向前。车窗边的慵懒，沐浴暖阳的惬意，还有涌入车窗的清新空气；厚厚的围巾里，藏着嘴角向上的愉悦。

热爱生活，珍惜当下，满怀希望。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每段过往、每段生活，都是人生的戏剧篇章。

热爱眼前的一切，热爱独一无二。别人的生活，或许你暂时未达到，而你的生活，可能是别人遥不可及的梦。

一生的时光有限，不如放下偏见和执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本热爱之心，热爱爱之行；散热爱之温，散热爱之人。不以物喜，更不以己悲。

时而眼红泪目，时而天马行空。

静夜里的阅读，似扭转收音机的旋钮，拨到你喜欢的电台调频；她用那轻柔的声音，轻读静夜里配乐的心情笔记，给一天的生活，撰写优美的尾语。